# 我是个斯文的人

我是个斯文的人

字数：0.8万

我是个斯文的人，斯文中还有些莫名其妙的羞涩，这让我在自己喜欢的女孩子面前竟然会脸红。我喜欢漂亮的女孩子，喜欢并且欣赏她们的美丽。我从来不轻易的相信别人，这是因为我首先了解我自己；也许这样说你会觉得不能理解，但是我的朋友早晚你会明白的。有的女孩子评价我很单纯，而单纯这个词汇字眼常常让人们等同理解为善良、道德——所以她们往往觉得我很道德。

我经营电脑耗材，租着一间不是很大的门脸房，生意在外表上看起来非常凄惨，其实我的确也是依靠几个政府工作有实权的亲戚才得以活下来的，就是说部门单位需要用到电脑耗材的时候指定到我这里来采购，他们介绍的一份采购需求，给我带来的纯利润往往够类似的店面差不多的同行忙活三、四个月的。所以我这个看起来如此萧条的小店从外人眼中早应该关门大吉了，可我还是像个彻头彻尾的寄生虫一样的活着。

紧挨着我租的房子，是个面积更大一些的网点，开过各种风格的饭店，卖过化妆品，还有服装——反正我能确切的记住的只有一个，就是什么买卖都没有坚持开到超过三个月的，有人刚一退租就有新人来租用，一直没间断过。不久来了新邻居，装修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有人准备开家小歌厅。

小歌厅正式营业了，名字非常大众普通——「情缘」歌厅，里里外外就一个看起来四十多的很胖的女人打理。这个女人姓刘，具体叫什么我从来也没问过，我平常只称呼她为刘姨。我说了刘姨是个很胖的女人，还有点黑，其实严格来说不是胖，说臃肿更为贴切。体形臃肿以外五官也不好看，尤其是那个塌塌鼻子，可是刘姨这个女人绝对不招人烦，她很热情很豪爽会办事又很会说话，八面玲珑就是指这路人说的。她的丈夫我就见过一次，朴实不怎么说话，总是含蓄的笑着，老实巴交的。只所以提到她的丈夫是因为我看见刘姨的情人的次数要比这个憨厚的男人多得多。

刘姨的男人别人都叫他老四，稀了糊涂的和我的关系弄的也很熟套，既然熟了，我就常常叫他「四哥」。四哥是个红脸的风趣男人，年龄和刘姨差不多，但是如果抛开男女，只论相貌，四哥倒是比刘姨强多了。

我的买卖半死不活的，刘姨的生意也不红火，但是我很快就发现了刘姨的生存之道，和我的经营模式差不多，一次开张，就顶好几天。秘密就是去情缘歌厅唱歌的顾客虽然不多，但是只要去就会找来陪唱的在包间里面打炮。看着那些红男绿女，我的欲望也在膨胀。

我还没有结婚，也没有女朋友，以前解决生理需要常常是去洗浴中心找一刻四十分钟的小姐，可是后来我就不怎么喜欢去了。不是害怕传染上什么性病，也不是怕被警察抓到，因为正规的洗浴中心里的小姐都定期检查身体的，而象我们这样的小城市，正规的洗浴中心背后的真正老板甚至就是某个部门的主管，有运动只能短时间停业，根本不可能有警察骚扰的。我不喜欢去的真正原因是我不喜欢那种机械一样程序化的性服务。

刘姨对我很好的，因为是邻居吧，常常和我聊天，又因为熟了，有时候就喜欢对刘姨常常找来的陪唱小姐品头论足的，刘姨就问我是不是有兴趣玩玩，我说没大兴趣。

有一回刘姨的歌厅顾客满员了，她的一个女性朋友刚好来找她借钱，没地方说话，就跑我这屋里聊天，一边方便照顾生意。

没过多久，刘姨半开玩笑的对我说和她借钱的那位女性朋友男人病了，现在需要用钱，可是挣得工资不多，劝她业余来做做陪唱，她还是一个标准良家，问我是不是有兴趣和她搞搞，我一听是个良家就动了心思了，玩别人的老婆和找小姐那可不一样。于是我立刻就掏出了五百块，塞给了刘姨，刘姨立刻眉开眼笑，我们的友谊其实就是建立在各自需要的交易上的。刘姨和我说，她早就留意给我琢磨个好人了，她这个朋友从没下过海，身子比小姐干净多了，慢慢劝她和我做那事。我的心里一下着火了，说来也怪，我喜欢漂亮女人，可是讲肏屄，就是喜欢成熟的妇人。